



陳家毅，新加坡建築師。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得獎無數，曾設計上海世博新加坡館，近為新加坡植物園策劃籌備擴充案。著作有：《不完夏》、《重顧草莓地》、《城市磁場》。

伊城雙年展「好鄰居」世界不寂寞

伊斯坦布爾雙年展以鄰居為主題，從個人、家庭到社會、國家，刻劃天涯若比鄰的世界。 · 陳家毅

第十五屆「伊斯坦布爾藝術雙年展」終於如期順利開展。隨處可見其中一款海報，貼在大街牆上、咖啡屋和書店玻璃門上，照片也是展覽畫冊的封面：畫面迷茫一片，紛雪霧中但見宛若剛拋錨的車子，和右邊歪步行走的路人，彷彿被忽變的天氣撞個正著，前行步伐困難，前景不容樂觀。

這確實是在地的真實寫照。策展者去年四月開始常駐伊城籌備雙年展，數月間遇到翻天覆地的政權變化。目睹了伊斯坦布爾市民艱辛的經歷，和隨即的狂風暴：言論自由被強力壓抑，異議者、知識分子遭無故囚禁。但凡事總可以兩面看，時間上或許沒比此刻更好：策展人和藝術家，可藉此雙年展，通過藝術而發言。

來自丹麥和挪威的Eingreen 與 Dragsat，是合夥藝術家也是同居伴侶。主辦方欽點了兩位來策劃本屆雙年展，被藝術界稱讚有眼光，且讚它有膽識。倒不是因為在穆斯林國度膽敢挑選了早公開同志身份的藝術家來做代表，而是他們在此之前毫無任何策劃展覽的經驗，此舉在冒不小的風險。開展後三週，英國（日屬）《金融時報》藝評頁就此大大誇讚了一番：當下的

職業策展人可要注意了，這對北歐藝術家策劃的雙年展如吹來一陣清風，果然不同凡響。不僅鬆了口氣，普遍上媒體對此次所展作品評價都不壞。伊城雙年展在西方藝術界向來就以前瞻性佔了一席之地：多年來這個平台探討了藝術與地方歷史、人文、科學、環境等的密切關係，旨在讓藝術更多元

跨越界線，取得更多靈感和論述，不專為唯美而唯美。此前的第十四屆雙年展，由來自紐約保加利亞籍的女策展人捉刀，她與她的藝術家群體大心細，融合了伊斯坦布爾這城市累積飽滿的歷史元素，使新藝術和舊城市合為一體，在全城各處（包括一個離島）編寫了教人過目難忘的濃郁長詩篇。本屆雙年展取名為：



iyi bir komşu a good neighbour

「好鄰居」，或顯得小心翼翼畫地為限，展出的藝術作品相較之下像細密畫，內斂許多，形式上比上屆乾淨俐落。雖不乏《金融時報》所說的「清新風」，但缺少了上一屆偶現的神來之筆與天馬行空。本屆作品數量不算多，約六十位藝術家參與。策展人導覽時聲明「貴精不貴多」，本土藝術家佔了多數，其他參與的藝術家除了來自歐美，還有遠自亞、非、南美等地，涵蓋了世界各地。不少作品跟著本屆主題思考了「家居」與「鄰人」的關係，以裝置形式探討了傢俱、空間、比例、懷舊、收藏等議題。裝置作品讓人一窺私人空間，有若首次步入熟悉芳鄰的廳、堂、房、室而大開眼界：過去僅能對著外殼凝望，內部真相竟然與想像完全不一樣。

「鄰居」的課題始料未及卻引發了「童年的記憶」，藝術家藉此尋根，進行了自我心理分析。我們看見，先進與發展中國家居環境的差異。美國畫家以童心未泯之筆手繪了多幀畫作，追述與鄰家孩子共同成長的過程。東倒西歪不同膚色的人物在美式住宅的前院、後花園嬉戲、玩耍，細讀在旁的敘述，其美式幽默令人忍俊不已。另一位土耳其女藝術家以舊桌布為畫布，以裁剪的布塊和

針線縫製出大小不同的畫作。靈感卻是來自家中收藏的舊相片，叔叔伯伯們與男性友人共遊或相處的時光。穆斯林家庭男女避嫌，結婚前多各別與同性友人交往。展廳中掛著的人物在花布上密切互動，純真的友誼流露著真摯的愛。

世人都擔憂土耳其其日漸趨向保守，但遠親不如近鄰，伊斯坦布爾的「開放」與「包容」一直是中東國民願作為借鏡的地方。「同性戀」的課題在今天，到了東南邊鄰國馬上變成禁忌；埃及藝術家的住宅裝置，就揭露了埃及同志群此時此刻還活在幽暗與恐懼中。

在宗教、政治、戰亂、恐襲迎面而來的當下，「好鄰居」議題無疑直指土耳其與鄰國關係。不僅如何相處，也質疑如何以身作則。在土耳其南部Diyarbakır（庫爾德族區）成長的藝術家Ekan Özgen 展示的彩色短片幾近無聲，作品卻最為撼人：室內背景的綠色牆漆開始斑剝，逃自北敘利亞 Kobani（西庫爾德斯坦）的十三歲男童既聾又啞，屈膝坐在鋪滿地毯的地上，孤單一人訴說他恐怖經歷。

說不出話的孩子的眼神清澈，時有憤怒時有巨大恐懼。張臂比著手勢的形容，我們看到兇暴砍殺、機關槍、不定時爆發的炸彈……說到情急時，男童的喉嚨竟發出「啊啊啊」沙啞求救的嘶喊，在鴉雀無聲的放映空間迴旋，久久不能散去。